

纳凉路上话 太平

施朝腾

近段时间,高温天气席卷而来。听说唐先镇金坑下位村一带天气凉爽且有农家乐。几个朋友一拍即合,决定驱车前往游玩一番。沿永义线,经中山等村,一条宽敞的水泥马路像银色的飘带,沿着崇山峻岭蜿蜒伸向我市北部山区深处。昔日村民祖辈赖以出入的崎岖山路早已难觅踪影。

同行的一位大姐是当地人,情不自禁地说起年青时的趣事。她曾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漂亮而能干的姑娘,村子里几个帅哥忘情而费尽心机地追求,却一一被其拒绝。原因倒是十分简单,童年时出门必经的太平岭就让她走怕了。于是,她发誓不做山里婆娘,终于走出了大山。

来到一个山口,碧空如洗,清风徐来,茂林修竹,松涛阵阵,热情的大姐提议让我们休憩片刻,顺便观赏山野风光。我恰好看到一段太平岭遗址:只见山间供人登攀的石阶早已长满青苔,要不是近年来偶有驴友探险经过,早已被草木湮没。此情此景引发了我对一桩童年往事的回忆。

我的童年时代,家乡不但缺粮而且缺柴,方圆十多里的山都是光秃秃的。每逢入秋,大人们就得张罗下半年的柴火。市场上的柴贵,一般人家都买不起。于是,不得不攀越太平岭、长坑岭,再走十多里山路,深入东阳、义乌与我市接壤的山村买柴,或结伴将一块山包下来自己砍,等柴禾基本干透再挑,这样可以省点钱。我也曾有此经历,第一次尤为深刻。那是一个初秋的凌晨,天上都还闪烁着星星,我们父子俩就足蹬草鞋随几位邻居大叔出发了。翻越几道大岭,来到目的地也不过是上午10时许。赶紧买上几担干柴,急忙扒上几口随身带的冷

饭,挑上父亲为我捆绑的两个小棒槌似的柴担上路了。

一开始,我一路小跑,显得有些轻松。父亲赶紧嘱咐我,不能急,路长着呢!果不然,长坑岭攀登不到一半,我就气喘吁吁了。这时,已近晌午,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挂在天空散发着秋老虎的余威。一行人的调侃戏笑声早已销声匿迹,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喘气声和吭吭声。还好,漫长的山岭尚存几处山泉水洼,大家赶紧轮流用手捧着灌上一气,可泉水刚入口马上变成汗水跑掉了。我的前面是一位绰号叫老牛的大叔,只披一块长约1.5米、宽约半米的土布(俗称汤布),便于纳凉、擦汗,下面是一条大裤衩。只见他被太阳晒得乌黑发亮的背上布满豆大的汗珠,汇集在脊梁处成了小溪。

而更严峻的考验尚未到来。时过晌午,所带的草囊饭袋早已中空,水壶也已底朝天,我逐渐感到又饿又累,肩膀火辣辣地疼,几个脚趾被草鞋磨出血泡,脚步开始蹒跚起来。父亲看在眼里、疼在心里,让我慢慢挑。他挑着100多斤的重担快步前往,以便回来给我接担。我咬牙坚持,终于来到金坑下位村附近的一个石坎,实在是太累了!我用担柱,想将柴担靠在石坎边歇会儿,但由于体力不支、使用不当,两头失去平衡而砸在地上,父亲捆的两捆柴散了架,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忽然,我两眼一亮,路旁正好有一畦即将成熟的番薯地,一看四下无人,何不挖它一个充饥。也顾不上斯文扫地了!没有其他工具,我就赶紧用手挖起来,一会儿番薯就露出了脸。忽然,我似乎觉得有人来到旁边。这么小的年纪就来挑柴了,真是懂事!生番薯吃不得。来,我家离这不远,正好

有煮熟的番薯、玉米,快去吃点。话音刚落,一个慈眉善目,飘着一头白发的老大娘站在我的身边,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爱怜。看着满脸通红、不知所措的我,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到了她家。这时,父亲也已回程接我。我赶紧灌了一壶水,抓了几个番薯拜谢了老大娘重新上路。

大平岭在当时其实不太平,只是寄托着山区人民的希冀与梦想罢了。一条崎岖山道仅能容个把人肩挑手拎出入,记得有好几处陡峭弯曲的地方,挑柴攀登一不小心就会撞到山崖,甚至会滚下山坡。经过父亲的几次接应,好不容易翻越了太平岭、石湖岭,历经艰辛,终于来到了石湖坑村。我可以卸去重担,轻松一阵子了。而父亲还得推上独轮车再走十来里路,才能到家。此后的一二年,自觉人长高了,力气也大了许多,我数次跟随父亲重走这条挑柴之道,逐步能挑上百来斤的担子,不用父亲接应了。

须臾之间,小汽车越过太平岭,来到金坑下位村,清凉的山风扑面而来,好一个避暑纳凉的地方。村庄整洁漂亮,村头矗立着几幢以前只能在城里才能见到的住宅大楼。这是我市率先在山区实行老村改造的成果。世代靠山吃山的村民也住上了小洋楼,不少年轻人开上了小汽车,过上城里人的生活。山坡已披上郁郁葱葱的绿装,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,让过去世代与人类为伴的动物重新有了自己的乐园。近年来,一些珍稀的国家保护动物亦频频在我市的山区亮相。昔日的穷乡僻壤成了城里人向往的地方。我们同行的那位曾发誓不做山里婆娘的大姐,每逢节假日或盛夏季节准会带上家人和朋友回娘家住上一阵子。

电扇嗡嗡 笔锋沙沙

丁耀明

炎热夏日,海天云蒸。江南暑气袭人,就像热气腾腾的蒸气,让人热不可耐。

好在浙江省各级政府加大教育投入,在各所学校相继推进空调进教室工程。不久前,我走访几所学校,只见学生学习主阵地——教室,轻柔清风赶走夏日暑气,冷空气轻轻滑过师生们的肌肤,带来丝丝惬意的凉爽。

学校早已在每个教室安装了五把吊扇。讲台顶上有一把吊扇不停地转动,宛如一朵温柔的花瓣,缓缓摇摆,带来恬静的氛围。那是为老师讲课解暑气,让老师心无旁骛专心上课。

另外四把吊扇有规律地安装在四个点,让空气加速流通。温柔的旋律从吊扇上传来,带走了教室的闷热。

教室里的五把吊扇从上学开到放学,它们是防暑降温主力军,像一个个舞蹈者,旋转时发出优雅旋律,让师生共享电器带来的凉爽。

手扇也在积极发挥调节气温辅助作用。室外烈日炎炎似火烧,室内热得受不了,一扇在手,减能纳凉降暑。有各种扇子的帮衬,学生们仍然孜孜不倦认真上课、做作业、看书、复习、考试。他们相信老师用,人定胜天,鼓励自己。

夏天的教室,吊扇正在嗡嗡作响。黑板上的公式和文字像是有生命般熠熠生辉。讲台上的老师解说得生动有趣,座位上的学生们听得兴致盎然。悠扬的蝉鸣声伴随着知识的洪流,为教室带来了凉爽。炎热的气温仿佛被师生们的热情所感染,瞬间变得微不足道。

扇子发出的声音犹如轻柔的乐章,令人心旷神怡,仿佛置身于凉爽的清风之中。

在吊扇的急风配合下,水洒到地面后会蒸发而吸热,降低周围的温度,从而使人感到凉快。酷暑夏日,能够捧上许多水为师生们服务,是每个人求之不得而喜欢做的好事。

有老师上课和学生聊聊唐代诗人白居易,主要是他在大约1200年前,写过一首防暑降温的诗。

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这首诗容易理解。后人总结为5个字:心静自然凉。

老师教导学生,心静了,是一种冷静的表现,心中自然有不一样的清凉风景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校园的夏天是酷热的,更是美丽的。学生们的性格、爱好、追求和取得的成绩,相互碰撞,生发出灿烂火花。

师生们在齐心协力、艰苦奋斗战高温,没有懊恼和怨恨。炎炎夏天让他们感受到气候透亮晴朗,感受到学习成就希望,感受到情谊珍贵无价,那是永远难忘的深刻回忆!

吊扇的转动就像是希望的象征,给人们带来了清凉的慰藉,让学习充满了活力与生机。

记得在2019年6月3日,我到某高中参观学习,校领导富有诗情画意地对我说:夏天是收获季节,高三学生冲刺人生大考——高考,他们的笔锋坚定有力,用斐然成绩创造未来;高一、高二学生奔向追求梦想考试——学考(高中学业水平考试),他们的笔锋轻盈飘逸,用累累硕果迈向辉煌!

这些都好像是昨天的事。吊扇如同自由的鸟儿,在空中自由自在地盘旋,送来抚人凉风。师生们憧憬着美好的教学环境,多措并举,给教室消暑降温,让夏天成为提振他们精气神的温馨阳光!

夜听《二泉映月》

柯高军

火球般的太阳落山下,可留给大地的热仍在。晚饭后,我走出蒸笼般的楼房,来到南溪边纳凉。

我靠在栏杆柱上,欣赏着溪中美丽的夜景。忽然,我的耳膜中响起了轻轻的二胡声。琴声是被微微的夜风从不远的楼房里飘过来的。我屏住气仔细听,嗨,原来是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。我的心被阿炳带到了无锡惠山的天下第二泉,眼前的溪水也仿佛成了淙淙流淌的二泉水。圆圆的月亮升上来了,黄黄亮亮的,像嵌在黛色天穹的银盘。月光在闪着粼光的溪水上蒙上一层神秘的光晕。

月色,流水,琴声,啊!我置身在这美妙的境界里。是阿炳的琴声创造

了这个境界?还是这个境界造就了《二泉映月》?

蒙蒙月色中,我看见了身穿长衫的阿炳正坐在溪边拉着二胡。那气息,那旋律,不就是阿炳灵魂的呼号与天籁撞击的绝响吗?!听,那时而委婉低沉,时而激昂奔放的琴声,不就是阿炳赞美大自然,争取自由,争取光明的心在歌唱吗?!

阿炳是一位穷困的民间艺人,却有一副铮铮铁骨。他决不肯去给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拉琴,也从不会因生活贫困而改变他嫉恶如仇的品性,对那些企图用他的琴声来消遣的达官显贵,那些想把他的琴声作为礼品去阿谀奉承的政客,他是那样恨之入骨,毫

不留情。而对于广大劳苦民众,他却是这样慷慨,走到哪里就把琴声带到哪里。

阿炳一生坎坷清贫,连录音的二胡都是音乐家杨荫浏先生送给他的。然而,在他死后,他的《二泉映月》却飞出了国界,成了代代流传的名曲,连世界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听完《二泉映月》后,也会泪流满面,他说,这首曲应跪下来听。这又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。我想,九泉之下的阿炳是富有的。

月亮升得很高了,白天的暑气早已被夜风带走,脚下的溪水在不停地向前流淌,就像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永远回荡在我的心头。



快乐童年 吕冠正 摄